

20世纪
欧美文论
丛书

论欧洲文学

【俄】卢那察尔斯基 著
蒋路 郭家申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

论欧洲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
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俄】卢那察尔斯基 著

蒋路 郭家申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欧洲文学/ (俄罗斯)卢那察尔斯基著;蒋路,
郭家申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6

(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

ISBN 978-7-5306-5608-2

I. ①论… II. ①卢…②蒋…③郭… III. ①欧洲文学
评论—文集 IV. ①I50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2255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9.125 插页 3 字数 514 千字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1989年7月19日，卢那察尔斯基故居书房，蒋路先生向
管理人员送交卢氏著作中译本。

译者序

无论我们做过的事情中有多少渣滓和错误,我们总能以我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而自豪,并且无所畏惧地把自己交给后代去评判,对于他们的裁决没有丝毫的怀疑。

——卢那察尔斯基《弗拉基米尔·加拉克季奥诺维奇·柯罗连科》,一九一八年

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是俄国人民解放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原先的革命主力民粹派,在“到民间去”运动和个人恐怖活动这两场反专制的大搏斗相继失败后,逐渐蜕化变质。从民粹派分化出来的普列汉诺夫等人,于一八八三年在日内瓦建立起“劳动解放社”,他们反戈一击,深刻批判了民粹派的理论和实践,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扫清了道路。一八九五年,列宁在彼得堡成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比普列汉诺夫及其战友更前进一大步,头一次使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从此,俄国解放运动由平民知识分子时期转入一个新的时期,即无产阶级时期;从此,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出现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的阶段。

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正是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展开他最初的革命活动的。

卢那察尔斯基出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市一个开明的高级官员家庭,他从十七岁起参加基辅秘密学生团体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自学小

组,并在郊区的铁路工人和手工业者中间进行革命宣传。一八九五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年进瑞士苏黎世大学自然科学哲学系,受业于经验批判主义即马赫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理·阿芬那留斯,认为在哲学领域内,“经验批判主义是通往马克思所建筑的堡垒的一个最好的阶梯”^①。但同时,卢那察尔斯基又和普列汉诺夫及“劳动解放社”成员阿克雪里罗德有密切联系,他在普列汉诺夫指点下研究了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在艺术史和艺术理论方面,他也从普列汉诺夫的谈话中得到很多“真正富于营养的决定性的东西”^②。马克思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两种对立因素的互相消长,成为此后多年他思想演变中的一个特点。

一八九八年,卢那察尔斯基返回俄国,重建被警察破坏的莫斯科党组织。次年以“在工人中进行反政府的宣传”^③的罪名被捕,在监狱中和俄国北部流放地卡卢加、沃洛格达以及托契玛总共度过约六年之久。

一九〇四年流刑期满,卢那察尔斯基根据列宁的建议,前往日内瓦协助列宁创办布尔什维克秘密周报《前进报》和稍晚的《无产者报》,又经常仆仆奔走于瑞士、法国、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之间,在俄国侨民和留学生的集会上发表演说,如克鲁普斯卡娅所记述的,“把他的全部才能、全部力量献给捍卫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斗争,献给反对孟什维主义的斗争”^④;“从那时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便对卢那察尔斯基很好,因有他在旁边而感到愉快,甚至在同前进报派分手的时期对他还是相当偏爱”^⑤。在一九〇五年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卢那察尔斯基受列宁嘱托,做了关于当时俄国革命的关键

① 《革命往事回忆录》,见卢那察尔斯基文集《回忆和印象》第二十页,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一九六八年。

② 《同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的几次会见》,见《回忆和印象》第六一页。

③ 特利丰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十四页,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四年。

④ 转引自叶尔金《卢那察尔斯基传》第四四页,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一九六七年。

⑤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第一〇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

问题——武装起义问题的重要报告。半年以后回彼得堡，在列宁领导下编辑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报纸《新生活报》和后来的《浪潮报》、《前进报》、《回声报》，并对工人和学生广泛展开宣传鼓动，稍后再度入狱。

一九〇七年初，政局逆转，卢那察尔斯基被迫撇下祖国和家室，开始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活。

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卢那察尔斯基逐步离开列宁的革命路线和布尔什维克的行列，加入了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变相的召回派——前进报派，参与过该派在意大利喀普里岛和波伦亚所办短期党校的教学工作。他不理解在革命低潮时期应当利用合法组织来同人民保持联系，积聚力量，以利再战，却断言“主要的是必须支持无产阶级的高昂情绪，不让这场举世闻名的革命的气氛消亡下去”^①。他当时提出的“造神说”，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他这种看法是形左而实右。他认为人类具有一股集体的潜在力，到了社会主义时代，这股潜在力将得到充分发挥，创造出各种奇迹；他主张把这潜在力“加以神化，给它加上荣耀的光轮，以便更强烈地爱它”^②。因此神“就是人类，完美的社会主义的人类”^③，以这个神为中心的新的宗教则是“人类的宗教，劳动的宗教”^④。普列汉诺夫的《论俄国的所谓宗教探寻》一文，尖锐地批评了卢那察尔斯基的错误。列宁更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严正指出：“我们决不能用作者^⑤的‘善良意图’、他的话的‘特殊含义’来为这些可耻言论辩护”，他的“人类最高潜在力的神化”也像波格丹诺夫的经验批判主义一样颠倒了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用“无限扩大的了的、抽象的、神化了的、僵死的、一

① 《革命往事回忆录》，见《回忆和印象》第四一—四二页。

② 卢那察尔斯基《无神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概论》，一九〇八年。

③ 卢那察尔斯基《谈〈知识〉文集第二辑》，见《文学的瓦解》第二册，一九〇九年。

④ 卢那察尔斯基《宗教与社会主义》第一部，一九〇八年。

⑤ 指出卢那察尔斯基。

般心理的东西’来代替”客观的物质世界,因而必须向他做“同志式的斗争”。^①列宁又在给高尔基的信中点明了“造神说”的危害:“您美化了神的观念,也就是美化了他们^②用来束缚落后的工人和农民的锁链。”^③

可是列宁对高尔基表示,他相信卢那察尔斯基会迷途知返:“他的个人主义没有那两位^④多。一个天赋异常丰厚的人。我对他‘有偏爱’……您知道,我很喜欢他,是个杰出的同志!他有一种法国人式的光芒。他的轻率也是法国式的,这轻率来自他的唯美主义。”^⑤

卢那察尔斯基没有辜负列宁的信任。一九一二年,他完全脱离前进报派,又开始为《真理报》等布尔什维克报刊撰稿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卢那察尔斯基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谴责了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护国主义观点。罗曼·罗兰在《向过去告别》中回顾一九一五年一月卢那察尔斯基来访的情况道:“他以安详的态度、明确的语言同我谈论俄国革命,预言战争一结束,革命一定爆发。”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卢那察尔斯基迅速赶回彼得格勒,投入火热的斗争,再一次被捕下狱。不久他在组织上正式回到布尔什维克的队伍里,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胜利的当天夜间,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卢那察尔斯基在会上宣读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庄严宣告全部政权转入苏维埃手中。次日,以列宁为首的工农政府成立,列宁立即任命卢那察尔斯基为人民委员会所属十二个部之中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部长),掌管全国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出版等工作。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三五二至三五三页。

② 指反动派。

③ 《列宁选集》第三五卷第一一二页。

④ 指波格丹诺夫和巴扎罗夫。

⑤ 高尔基《列宁》。

卢那察尔斯基在这个重要岗位上连续战斗了十二年，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改造和发展教育事业，建立工农知识分子队伍，引导老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争取西方作家和艺术家，批判继承文化遗产，提倡文艺创作多样化和各种流派、风格及手法争鸣竞艳，鼓励一切有益的探索和创辟，发现和扶植新进作者等许多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此外又亲自在高等院校讲授本国和西欧文学史，主编刊物和作家文集，在国内外享有广大的声誉。他的任务甚至远远超出了文化教育的范围。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内战期间，他作为革命军事会议的特派员，经常亲临前线和战区从事宣传与组织工作，照克鲁普斯卡娅的说法，他“对军事还算是一个小小的专家”^①。从一九二七年起，他在外交事务上也花了不少的精力。

卢那察尔斯基在教育人民委员任期内也犯过一些错误。建国初期他曾给未来派提供广阔的活动场所，起用他们担任艺术机构的领导职位。一九二〇年十月，他没有坚决反击波格丹诺夫把持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提出的、脱离党的领导的狂妄要求，受到列宁的批评。但个别失误自然不能淹没他的贡献。过了四个月，列宁在《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一文中，重申了党对他的信赖和器重。

一九二九年，卢那察尔斯基离开教育人民委员部，改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学术委员会主席。次年以满票当选科学院院士，当时院士中几乎还没有共产党员。一九三一年起任科学院主席团委员和列宁格勒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莫斯科共产主义学院文学艺术和语言研究所所长、《苏联大百科全书》文艺和语言部分以及《文学百科全书》的主编。

长期的紧张生活严重地损耗了卢那察尔斯基的体力，晚年他心脏病加剧，一目失明。一九三三年，他被委派为苏联驻西班牙第一任大使，赴任途中病逝于法国南部濒海小城门通，享年五十八岁。联共（布）中央发布讣告，称颂他是“功勋卓著的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杰

^① 《列宁回忆录》第四四三页。

出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者”。他的青铜骨灰盒埋在克里姆林宫的官墙内,同其他最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遗骸一起,供广大人民凭吊。

卢那察尔斯基的革命业绩和丰富的阅历,使高尔基一再敦促他写一部自传,以教育年轻的一代。一九三二年十月高尔基为此给他写信说:“您度过了艰苦而又光辉的一生,做过巨大的工作。您曾长期——几乎是终生——跟列宁以及最杰出、最光辉的同志们并肩行进……作为一位语言艺术家,您能驾驭语言,只要您愿意这样做。这一切并不是恭维话……”这段情辞恳切的评语,正好为我们勾出了卢那察尔斯基的一个侧影。

卢那察尔斯基一生的著作,门类繁多,范围广泛,涉及了哲学、历史、教育、科学、外交、宗教、建筑、文艺等各个方面。在文艺领域内,撇开他的二十八个剧本、一些诗作和翻译不谈,仅以论著而言,他就在先后三十年间写了有关本国和西方的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电影及美学的文章共约两千种,其中论述托尔斯泰、高尔基和罗曼·罗兰的各达三十来篇。他不是坐而论道的评论家。他基本上是一个实践家;行有余力而后为文,或者说,为文是他的行动的一部分。他的著作大都是在地下工作的余暇,在监狱里,在流放地,在亡命国外的时候写成的;十月革命以后,则是在内战的烽火中,在繁忙的国务和社会活动之余,利用星期假日的零碎时光,更多的是牺牲正常的睡眠和休息,临时急就的。^① 这些著作,价值高低不一。有的经过几十年的检验,至今仍然保持着生动的现实意义;有的只适用于当时,事过境迁之后已经失效;还有的则即使对当时来说也并不正确。同卢那察尔斯基的政治活动的记录一样,他的文艺观也经历过

^① 在他的作品中,只有少数文章,而且是短篇,才是他亲手写成,其余都是由他口述,请他的亲人(十月革命前)或速记员(革命后)笔录的,其中一部分在发表前甚至未经他本人过目。

一条漫长曲折的发展道路。

他最早的论文《俄国的浮士德》、《人生悲剧与神术》等发表于一九〇二年,从此他一直把文艺评论当作他的副业。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革命的准备时期,他在许多著作中提出“艺术与革命”这个重大问题,着重阐明积极的生活态度和依靠无产阶级变革现实的必要,屡次对安德烈耶夫等人的悲观主义和颓废主义痛下针砭。可是那时候卢那察尔斯基还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谬误,这在他的《实证美学的基础》(一九〇四年)里表现得最为突出。本书吸收了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类学原则等各种哲学和美学观点,宣称人(离开具体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的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过分强调人的主观作用,并用生理特点和机体能力来论证其艺术活动和审美感情,结果美学成了“生物学的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在这次革命的高潮期间,卢那察尔斯基写了《马克思主义与美学。艺术对话录》(一九〇五年),指出艺术的前途如何,要看它同无产阶级的联系密切到什么程度而定。一九〇七年发表的《社会民主主义艺术创作的任务》,宣布党性原则是艺术创作的根本原则,阐述了新的无产阶级艺术的主要特征,首次提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方法。

对高尔基的《母亲》抱什么态度,对于当时的评论家是一场考验。这部小说在资产阶级论客中间引起疯狂的叫嚣,连普列汉诺夫也为“扮演社会主义宣传家角色的高尔基”惋惜,断言“他的那些政论因素强烈的作品也都是失败的,例如……《母亲》”^①。卢那察尔斯基固然对《母亲》的艺术价值估计不足,却在一九〇八年《现代俄国文学概论》一文中针对颓废派女诗人吉皮乌斯的诬蔑,用大量事实证明《母亲》已在海外获得非凡的成功。次年他又在《谈〈知识〉文集第二辑》里写道,《母亲》和高尔基的剧本《敌人》“尽管还有缺

^① 普列汉诺夫《论俄国的所谓宗教探寻》。

点,却都是杰出的作品,它们在无产阶级的艺术发展中的意义,总有一天会被注意到的”。

一九〇八年以后一段时期,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著作受到了“造神说”的影响。就在那篇《谈〈知识〉文集第二三辑》里,他把高尔基的宣传“造神说”的小说《忏悔》同《母亲》相提并论,甚至写道:“就艺术意义而论,《忏悔》比《母亲》高得多。”一九一一年的《天才与饥馑》和一九一三年的《年轻的法国诗歌》,也带有“造神说”的印记。

列宁向高尔基表示要争取卢那察尔斯基“在美学上脱离波格丹诺夫”^①。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无产阶级文学的信》(一九一四年)证实了列宁对他的殷切期望。作者以饱满的革命激情,力图将发展先进艺术的任务同工人的政治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仿佛要同梅林、拉法格和沃罗夫斯基争辩,他肯定资本主义社会里确实存在着优秀的无产阶级文学,例如尼克索便“比较接近无产阶级创作的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卢那察尔斯基在《诗歌与战争》、《梅特林克对战争的想法》等著作中,揭露和谴责了文学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表现者梅特林克、安德烈耶夫等。

可是,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论著,到十月革命以后才进入更成熟、稳定的阶段。

俄国三个主要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当中,普列汉诺夫在十月革命前几年已经停止他的理论活动;沃罗夫斯基的文学工作鼎盛时期是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二年,革命后他几乎完全搁笔,而且在一九二三年就不幸殉难了;只有卢那察尔斯基一人得以亲身参加苏联文艺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积下丰富的经验,并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同他对列宁主义的逐步深入领会,同列宁本人对他的热情指引和严格要求有密切的关系。

^① 《列宁全集》第三五卷第七二页。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苏联,普列汉诺夫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鼻祖和无可争议的权威。直到二十年代末,拉普的一个领导人叶尔米洛夫还提出了“维护普列汉诺夫的正统”的口号。列宁关于文艺的重要教导还没有被辑录、整理、研究,许多人不了解列宁的著作对这个领域的指导意义。

卢那察尔斯基十分尊重普列汉诺夫作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历史功绩,他公正地承认,“普列汉诺夫学说中的基本的东西,将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项坚实的成就”^①。他自己的不少论著,便是普列汉诺夫美学体系的承续和发展。然而他断定,“我们向列宁学习的那种方法,比普列汉诺夫的方法准确得多”,必须“在列宁的有关言论的烛照下重新检查普列汉诺夫的艺术学”^②。卢那察尔斯基比他的同时代人更早地认识到列宁对文艺学的珍贵贡献。他的长篇专著《列宁与文艺学》(一九三二年)概括了他多年来的学习心得,这在苏联是头一次有系统地记述和阐发列宁的文艺思想,并为三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列宁文艺论著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卢那察尔斯基“追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巨人的脚印”^③,力求把文学现象摆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摆在具体的时间和社会环境之内加以考察,同时用阶级斗争作为基本的指针,因而他能在看似迷离混沌的复杂情势中发现规律性,比较确切地说明作家和作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当他论述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时候,总是要联系封建农奴制的衰落、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对旧秩序的冲击、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的道路、工人阶级的诞生和壮大。这些社会大变动通过作家所属的阶级,说得更精确些,通过该阶级中他所隶属的那个阶层或集团,对他的思想感情和人物形象等,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例如,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产生于资本主义发轫时的

① 见《文学评论家普列汉诺夫》。

② 见“文学遗产丛书”第八二辑第一〇一页。

③ 见《高尔基。创作四十周年纪念》。

俄国。照卢那察尔斯基的独到的诠释，“智慧”是指新兴资产阶级启蒙学家强调的、被“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①的理智、理性。“理性”这面旗帜，表明由贵族脱化而来的俄国资产阶级的第一支先锋队已经出现，并且提出了严肃的政治要求，而格里鲍耶陀夫正是这支先锋队的喉舌。理性的体现者、剧中主角恰茨基使用批判的武器向旧世界挑战，预言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但是觉醒过早的理性缺乏一个强大的阶级基础。恰茨基面对着重重阻力，感到深沉的悲伤。因此，同历来流行的见解相反，卢那察尔斯基认为《智慧的痛苦》不是一出喜剧，而是一出悲剧。这样的悲剧并非俄国所特有。后来他又在《莎士比亚人物陪衬下的培根》一文中，进一步发挥了“智慧的痛苦”的命题。

同文艺的阶级性连在一起的是倾向性。不管艺术家本人如何想法，“严格地讲，任何一篇艺术作品都不可能是无倾向的，就是说，不可能没有一定的目的性，不在客观上引起某些社会心理的变化”^②。有的作家自以为超然物外，实际上他们的创作却在引导读者脱离生活，逃避生活中发人深思的重大问题；无所为的结果仍是有所为，无倾向的本身便是一种倾向。还有些作家则善于把自己的阶级倾向性完全融化在生动的形象和情节之中，以致连目光敏锐的普列汉诺夫（《再论托尔斯泰》）和沃罗夫斯基（《再论高尔基》）也难免失察，将《战争与和平》这样一部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和论战性的小说视为纯艺术的珍品。强烈的倾向性不一定导致艺术水平的降低，如谢德林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有错误倾向的创作也未必都平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托尔斯泰。

卢那察尔斯基强调社会和阶级对文学的制约，却并不把这种制约加以绝对化。首先，就创作过程来说，文学是客体和主体相融合的结晶。他以为泰纳的三大要素决定论的一个缺点，便在于抹煞了作

①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四〇七页。

② 见《文学评论家普列汉诺夫》。

家个人的作用。卢那察尔斯基没有让自己的文论变成社会学图解，他注意到作家的创作个性，即作品所表现的作者个人的特点。但这些特点不应该夸大：“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作者的个性，那么我们会看出，个性中足足有四分之三是取决于他从小得到的生活印象的。”

①卢那察尔斯基正是根据这样的理解，阐明了众说纷纭的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害羊痫风的问题。

其次，卢那察尔斯基认为，不但处于青春期的资产阶级的伟大作家莫里哀和歌德有时能超越本阶级的局限，接近当时全民的或全人类的理想，而且人类本来有一些共同的情趣，诸如自然欣赏、爱情陶醉之类。普希金“完满、和谐、优美地表现了俄国自然和人类感情中的基本的东西，几乎是内心生活各方面的基本的东西”^②；当后期托尔斯泰“抒发他自己的感受，极力用来感染别人的时候，他当然要选择多多少少带有全人类性的东西，而不是阶级的东西”^③。但卢那察尔斯基不用笼统抽象的人道主义作为衡量一切作家和作品的价值标准，他分别情况，对人道主义作了具体的剖析。这既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理论上的阐述，又是那个战斗时期的政治上的需要。在普希金时代，“在警察和地主横行的漫漫黑夜宣传人道”^④自然具有进步意义。卢那察尔斯基赞扬十月革命前柯罗连科小说中的“美好的人道主义思想”，称他为“一个容纳细致入微的人道精神的精美容器”^⑤，以至成了“托尔斯泰死后的俄国文学的良心的化身”^⑥。可是革命以后，柯罗连科却要求在真枪实弹的严酷的内战中普遍施行仁爱的准则，把将来才能实现的事移到了现在，甚至几乎像他当年看待沙皇暴政那样来看待无产阶级政权，因而受到卢那察尔斯基的批评。二

① 见《艺术家托尔斯泰》。

② 见《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一九二二年）。

③ 见《论托尔斯泰的创作》。

④ 见《涅克拉索夫与诗人在生活中的地位》。

⑤ 见《弗·加·柯罗连科》。

⑥ 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卢那察尔斯基致罗曼·罗兰信。

十年代上半期罗曼·罗兰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和平主义宣传,极力用婉言劝说,用范例的感召等代替尖锐的斗争,同样是对革命有害的;后来他才逐步克服这个弱点。

文学不只是历史过程的反映,还可以有效地促进或阻碍这一过程。如果说,沃罗夫斯基认为文艺的基本功能在于它的认识价值,那么卢那察尔斯基就更注重它的教育作用:“艺术不但使人认识事物,它还影响人们的意识,打动他们的感情,确定他们的愿望。”^①同普列汉诺夫相反,他格外推许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让艺术成为“生活教科书”的论点。普列汉诺夫在批驳民粹派的“思想支配世界”的主观主义理论、确立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的时候有时矫枉过正,忽视了意识对存在、行动对过程的反作用,依他看来,评论家的职责是从社会学角度探究作品所由产生的根源(“起源论”),揭示作者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怎样在艺术形式中得到体现,而不是说明该作品的社会功效^②,更不是点出文艺应该如何如何。卢那察尔斯基将文艺看成改造生活、培养新人的有力武器,他反复说,真正的评论除了追溯根源以外,还必须指出作品对当时和后世的读者,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读者,有过或会有什么意义和损益。他的每一篇作家论,差不多都具体地列举了他们的可供借鉴的方面和应该排斥的方面。

在有关创作方法的论述中,卢那察尔斯基仍然保持着他的强烈的现实感,同时又显出了他的广阔视野和雄大的气魄。他赞扬那些“从现实出发,笔锋所及,处处回答重大的迫切问题”^③的作家,但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作家反映生活的途径的多样性,所以现实主义应该“是一个广泛的艺术范畴”^④。只要一种艺术形式“具有很大的、内在的、现实主义的真确性,它在外表上无论怎样不像真实都可

① 见《文学是一种政治武器》。

② 虽然普列汉诺夫自己在论托尔斯泰、民粹派作家和高尔基等人的文章中并未恪守这一“客观性”的原则。

③ 见《亚·谢·格里鲍耶陀夫》。

④ 见《梅耶荷德剧院》。

以”^①。他并不把霍夫曼、威尔斯、普鲁斯特等排除在现实主义作家之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样“是一个广泛的纲领，它包括我们现有的许多不同的手法，也包括我们还在觅取中的种种手法”^②，而浪漫主义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不可短缺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同它并列的一种创作方法。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提出以前几年，卢那察尔斯基早已在《维克多·雨果》一文中指出：“我们不会放弃现实主义道路，但我们也不会脱离浪漫主义。”他曾多次批评苏联作家和评论家忽视乃至敌视浪漫主义的偏向。他是从他对现实的辩证观点，从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深刻信念来看待这种浪漫主义的。他主张无产阶级作家要如实反映生活，包括站在人民的立场去揭露和讽刺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面。然而生活在不断地发展，文学也应该沿着现实本身铺设的道路不断前进，因此“作家所表现的就不仅是现有的东西，还有正在形成以及我们认为应当形成的东西”^③，在这个意义上，浪漫主义“只不过是跃升到更大的高度并且表现得磅礴有力的现实主义而已”^④。卢那察尔斯基自从一九〇九年写出《小市民与个人主义》起，一直确信，高尔基和其他社会主义作家的浪漫主义作品的基础是现实主义。

在处理文学遗产的时候，卢那察尔斯基历来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对于作家的世界观或政治经历中的重大缺陷，资产阶级文艺学家或故意回避，或轻描淡写，甚至穿凿附会，极力文饰。卢那察尔斯基不掩盖这些矛盾，他笔下的作家形象要复杂得多。他不讳言普希金、别林斯基、歌德、席勒等曾经同现实妥协，他不是简单地用个人的性格，而是用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下俄、德两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去加以说明。他看到，涅克拉索夫是爱人民的诗人，愤怒和复仇的诗人，泼辣尖刻的讽刺诗人，但又是由于自己在斗争中有过畏

① 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② 同上。

③ 见《艺术家高尔基》。

④ 见《萧索时期的天才》。